荀勖笛律圖注　律呂臆說

荀勖笛律圖注

德清徐養原新田

晉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欵○和字句絕下宜復出和字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

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淸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張淸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勖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佑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用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淸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

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知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

宜儀形古昔以求厥衷合於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工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儀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勖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知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

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寸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二寸當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入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

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上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

其於穴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鍾磬宜必合如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卒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部鄭劉秀鄧昊王

豔邵魏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和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

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淸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
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
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
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
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
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
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
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律秝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按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有奇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正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第一孔應鍾爲變宮第二孔南呂爲羽第三孔林鍾爲徵第四孔蕤賓爲變徵第五孔附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蔟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

正聲

附商孔商字疑衍晉志作附孔亦作

調法黃鍾爲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簇也商生羽太簇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度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欲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商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

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

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

所謂當爲角孔爲出商上者墨點識之以應鍾律也從此點點下行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宮之聲也

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

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爲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

下徵調法林鍾爲宮

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者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

南呂爲商

第三孔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

應鍾爲角

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變宮今爲下徵之角也

黃鍾爲變徵

下徵之調

林鍾爲宮大呂當變徵而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簇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簇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礚礙之則得大呂之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加此

太簇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爲下徵之徵

姑洗爲羽笛體中龠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羽也

蕤賓爲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

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宮即是笛體中龠聲也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宮而附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爲宛詩註俗之曲不合雅樂也

蕤賓爲商正也

林鍾爲角非正也

南呂爲變徵非正也應鍾爲徵正也黃鍾爲羽非正也太簇爲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一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凡體笛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諧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

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 周語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 周語曰太簇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

寸周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周語曰三間中呂宣中氣也胡彥昇曰中呂笛晉志宋志竝闕宋志姑洗笛下注蕤中呂笛下注也今本失寫中呂笛誤注姑洗笛下按中呂笛長二尺一寸三分二釐有奇下徵宜應黃鍾尤爲非正故沒爲不載似非缺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周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州平民無貳也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周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周語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笛像 補

後商

變徵 正角

一宮

二變宮

三羽 變宮

四徵

五變徵 倍角

笛體中角

荀氏十二笛像蓋依笛之長短各為一圖笛孔取則琴徽疏密不均今限於篇幅不能悉寫其狀但辨笛孔上下次第已七孔配七聲其上下次第[illegible]笛所同故總為

一圖伏孔四亦附見荀氏重作蕤賓伏孔笛未詳何說

	一	二	三	四	五	中	後
黃鍾笛	黃 一六 / 二一	應 一六 / 九三	南 一九 / 三四	林 二三 / 一一	蕤 二三 / 二五	姑	太 一四 / 一二
大呂笛	大	黃	無	夷	林	仲	夾
太簇笛	太	大	應	南	夷	蕤	姑
夾鍾笛	夾	太	黃	無	南	林	仲
姑洗笛	姑	夾	大	應	無	夷	蕤
仲呂笛	仲	姑	太	黃	應	南	林

蕤賓笛蕤一一三一仲一一○○夾一三六六大一九七三黃二一○○無　夷○九九一

林鍾笛林　蕤　姑　太　大　應　南

夷則笛夷　林　仲　夾　太　黃　無

南呂笛南　夷　蕤　姑　夾　大　應

無射笛無　南　林　仲　姑　太　黃

應鍾笛應　無　夷　蕤　仲　夾　大

右十二笛笛當一律每笛七孔每孔又各

當一律是一笛而當七律也凡設笛孔各

用其律之度從笛首起算（次口為首唯大夾仲三律或倍或半）令紀其度數（尺寸分釐）以便觀覽　笛之七孔以應七聲非以配律然旋宮之法以律正音有七聲即有七律故荀勖問列和笛孔有六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又曰令一孔依一律

三宮二十一變圖　附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變徵宮徵商羽角變宮

羽角變宮變徵宮徵商

正聲

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

黃林太南姑應

下徵

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

黃林太南姑應

清角

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

黃林太南姑應

笛雖七孔祇用三宮餘四宮無施於樂故不用（相和有三調當別）是一義與此不同就三宮論之淸角

不合雅樂故荀氏於十二笛惟言正聲下
徵所應之律而不及清角然韓子曰清徵
不如清角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
清角雖非雅音去雅未遠故得列於三宮
與　十二笛各有三宮共三十六宮而三
十六宮仍止三宮何則古者以聲名調不
以律名調聲以經之律以緯之焉融長笛
賦云十二畢具黃鍾爲主如十二正聲以

黃鍾正聲爲主餘律皆統於黃鍾則雖有

十二宮總謂之一調可也下徵淸角亦然

一笛具三宮宮變而律不變（俱以本律爲第一孔）

每笛應一律律旋而宮不旋（俱以宮爲第一孔）

律度 附

黃鍾九寸

林鍾六寸

太簇八寸

南呂五寸三分三釐少彊

姑洗七寸一分一釐彊

應鍾四寸七分

蕤賓六寸三分二釐彊

大呂八寸四分二釐大彊晉志長四寸二百四十二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

夷則五寸六分一釐大彊

夾鍾七寸四分九釐少彊晉志長二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

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
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無射四寸九分九釐強半

中呂六寸六分六釐弱晉志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
寸分寸之萬二十九百七十四

黃鍾八寸八分八釐弱

宋志載新舊律度舊律度與新律合今
錄之如右晉志有五音十二律章疑亦
荀氏之說而宋志無之故不錄惟取大

呂夾鍾仲呂三律倍半之度附注於下
案笛律之來久矣非荀氏倡始也晉御
府有笛律二十二具乃魏明帝時刘和
所作固在荀勖之前矣和云聲濁者用
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九笛漢魏相
傳施行皆然則笛律疑起於漢馬融所
謂十二畢具黃鍾爲王者卽笛律也但
前人不知逕相爲宮之義故不能依律

作笛徒以尺寸長短爲别又不知七孔盡應何聲故正聲下徵各爲一笛荀勖覈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其列和言大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不能復爲下徵之笛是其證也至勖始出新意制十二笛每笛各具三宮然後笛律乃有條理

胡氏彥昇兩笛十二調譜附

○後出孔　○第一孔　○第二孔　○第三孔　○第四孔　○第五孔　●笛體中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太正　黃正　應正　南正　林正　蕤正　姑正

此黃鍾宮調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大正　黃正　無正　夷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此大呂宮調

以上兩笛共十四調除大呂笛林鍾黃鍾

兩調複出不用共十二調原本黃鍾笛七調自黃鍾宮調至應鍾宮調大呂笛七調自大呂宮調至大呂笛黃鍾調今各錄一調以著其概餘可例推

按胡先生黃鍾笛與荀氏同大呂笛則與荀異荀以笛之長短應律而孔位不移胡以孔之高下應律而笛度不異

胡氏曰按馬融笛賦以京房所加後出孔爲商聲荀勗笛譜第一孔爲黃鍾宮後出

孔爲太簇商蓋自漢至晉笛家相傳舊法如此一孔應一律故謂之笛律宋人亦以簫孔定律但以體中翕聲爲黃鍾是以姑洗爲黃鍾也以俗樂之合字屬黃鍾是以下徵爲正宮也皆不合古法惟以第一孔爲黃鍾而上字爲宮聲斯揆之古法無不合而排之俗樂亦無不通矣　又曰儒者講求律呂或不憚排眾議以抒已見惟笛

律則俱以笛體中爲黃鍾數百年來無異辭至于晉宋二史所載荀勖笛譜竟無一人置之齒牙間真不可解但知黃鍾律最長聲最濁因取笛之最下一聲爲黃鍾不知黃鍾本屬中聲而短律又有濁倍也欲求黃鍾正聲斷宜依古笛法　又曰昔人用笛長短不一故有三尺二二尺九等名自勖制十二笛始各如本律之名然一笛

已應七律旋之已得七調但欠大呂夾鍾

中呂夷則無射五律之聲耳勖欲作十二

笛先作大呂一笛吹七律以相挍聲均皆

合有黃鍾笛更得此笛則十二律畢具旋

宮無缺餘笛不可作也作大呂笛之法須

以黃鍾笛相挍黃鍾之孔不可下移林鍾

之孔仍居本位但以後出孔爲大呂下於

太簇半孔則得大呂之聲矣以笛體中爲

夾鍾其下穿繩二孔下於黃鍾笛穿繩處半孔則得夾鍾之聲矣中呂則下於蕤賓半孔夷則則下於南呂半孔無射則下於應鍾半孔先按黃林二孔須與黃鍾不差毫髮其餘一孔一按須令其聲出於前後二律之間以今之正宮調法爲大呂調以一字調爲夾鍾調以上字調爲中呂調以工字調爲夷則調以凡字調爲無射調黃

林二調黃鍾笛自有正聲在此笛則商角
徵羽皆不得其正故不用

按律管無孔一管當一聲十二管得十
二聲今以笛代律一笛已有七聲更作
十二笛則聲多重複此胡先生直以兩
笛該之也然旣謂之笛律自當作十二
笛笛有七孔止可以當七聲不可以當
七律荀氏祇設三宮不言七調其不欲

要變徵稱調序云徵爲去母以如故雜之說用黃鍾爲句不黃黃鍾乃講然徵鍾以林鍾爲徵若不用黃鍾又多用變宮爲角變徵變宮祥便是林鍾宮矣觀此則黃徵對林宮自宜有辨矣但林宜以大呂然變徵黃徵則假黃爲大假用之法荀氏具有

據孔定律可知下徵淸角多假用之律夫假用非正也勖言淸角之調不合雅樂夫黃鍾之淸角卽姑洗之正聲當其爲黃鍾淸角則不合雅樂當其爲姑洗正聲則依然合雅是何也則假用與不假用之別也且旋宮之妙在十二律循環絡繹一氣相生若截分兩節則各爲畛域不見旋宮之妙竊謂兩節固爲偏

明文龍章何玉一按試之豈偶求之宮邪凡樂成旋律戒蓋量旋律故[illegible]古法可言建遂欲廬五調謂也然十二言各有正粹者非皆律何以存之漢紙有黃大二均兩雙鄭發備上書情無引黃猶一均而現孝得張文收說意復古圖漆往之妙不

易然荀法自是不易之道未可輕議笛律

與常用之笛似篴有別常笛長二尺周十笛律有長至四尺者常笛設孔必均笛律之孔疏密不等求同吹大呂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此可暫而不可常也亦莘其笛差短耳若雜賓林鍾笛但可和調樂器豈能吹以合樂蓋荀勖之笛穉京房之準準形似瑟而十三弦故別名爲准笛律七孔與笛無異故直謂之笛胡先生就常笛定律猶朱子琴琴律於理非不可通終屬假借

笛攷

周禮笙師掌教龡篴注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

宋太常笛大同　軒先生而笛與　之爲備易搖竹　不若俗業縱群　當俱爲蘆設轉　鐘正等用十二　於責篥不得資　可易孫縱宮始　當用補法內不　可君嶽備十二　聲曾訣失見其　謂餘下律之了　但有二律正律　君爲作二當則　子二備不此意　屬廣也有此作

馬融長笛賦有庶士邱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宏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李善注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按今風俗通云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無笛元羌出語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適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按此述漢笛緣起頗悉可與杜說相證未知融注筆師與子春同否

小異雖非古法頗有實用

說文竹部笛七孔筩也羌笛三孔

笛古樂也攷之於經惟周禮笙師一見其字作篴杜子春讀爲蕩滌之滌應邵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則篴與笛音義同矣說文有笛無篴篴之字蓋從竹逐聲易良馬逐釋文一音胄胄與笛竝以由爲聲逐有胄音攷笛字或從逐此字見周禮乃古文也許君偶尒遺之不得以說文不載爲疑笛

竊疑笛本古器周禮既遭樂燹散亡羌人得之秋節其事故托爲識吟水中之說耳本四孔者古人作樂多不用商聲惟京房加孔於理無礙君子有取焉

雖古樂經秦漢而失傳漢笛起於羌其始也裁以當篴未必遽有笛名京房去古未遠且識音律知羌人所作頗與古篴相類惟孔數不足乃爲之加一孔而五音畢具居然與笙師所獻不殊京房未必見周禮蓋諸子書有之宋玉有笛賦於是定名曰笛以觀賢士至杜子春遂取以注笙師蓋君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天而子春詁經之學可謂曰精乃說者謂笛爲武帝時邱仲乃

京房以後之人羌人造笛京房加孔邱仲述其事賦意甚明不知諸儒何以誤會笛之孔數言四孔加一者邱仲也言五孔者杜子春也言七孔三孔者許愼也言六孔七孔者荀勗也參差不一今按四孔加一則五孔矣是子春與邱仲不異也許君七孔與荀勗笛律脗合爲邱仲言羌笛四孔而許云三孔似相剌謬或者疑爲二器不知三孔卽四孔也按

荀勖笛律以笛體中爲角聲故云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列和云不知七孔盡應何聲然則七孔者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六孔也四孔者亦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三孔也許於七孔則併體計之者取備七音也於三孔則祇計其面者羌笛無商聲則五音先已不具雖有角聲無所用之羌人剡竹但知有三孔耳豈知體中復可當一孔

哉故言古笛則當云七孔不得云六孔言羌笛則當云三孔不得云四孔要之三孔四孔五孔六孔七孔孔數遞增初無二笛而馬賦有雙笛之文何也或以七孔三孔爲雙笛李善注長笛賦其意卽此或以橫笛豎笛爲雙笛竹軒先生說俱未必然蓋七孔原於三孔猶孫與祖不可相對爲雙也橫笛在漢亦未有笛名按馬氏之賦題曰長笛有長笛則必有短笛矣風俗通

曰笛長二尺四寸舊唐書音樂志曰短笛脩尺有咫脩尺有咫所謂尺八也尺八爲短笛則二尺四寸其長笛乎志又云長笛短笛之間謂之中管長笛短笛是爲雙笛俱七孔豎笛有雙笛斯有中管矣夫聲有淸濁聲濁者宜用長笛聲淸者宜用短笛必備長短二笛然後聲均調和器用便利此雙笛所由設歟大抵漢魏六朝所謂笛皆豎笛也自京房以來及

蔡邕桓伊之所吹皆是物也唐人所謂笛乃橫笛也凡甯王李謨之所吹皆是物也橫笛古謂之橫吹李延年有橫吹曲二十八解其器亦起於羌沈約宋書云胡篪出於胡吹以其似篪故得篪名初不名爲笛也牛里仁云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爲橫吹隋書樂志載西涼樂器有橫笛橫笛之名當昉於周隋之間舊唐志引梁胡吹歌云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郭茂倩樂府詩集二十五卷兩載其辭橫笛並作長笛文獻通考

羌子聯林翁將軍北伐燕云羌笛隴頭鳴隴頭亦橫吹曲子馬果和人亂

云大橫吹小橫吹竝以竹爲之笛之類也按
橫笛卽橫吹非止相類而已唐人詩云羌笛
何須怨楊柳又云更吹羌笛關山月關山月
折楊柳竝漢橫吹曲也舊唐志載西涼樂器
有笛一橫笛一笛卽豎笛也橫笛言橫豎笛
不言豎本義猶存宋元以後謂豎笛爲簫朱子
語類云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文獻通考云
豎笛民間謂之簫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元史
樂志簫制如笛五孔似宋時
尚稱簫管至元始直謂之簫謂橫笛爲笛而

笛之名實淆矣

字譜攷附

近世俗樂有用字紀聲之法謂之字譜不詳所始蕭山毛氏以楚詞大招有四上競氣之語謂字譜昉於此殊屬附會遼史樂志云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考遼之大樂乃唐之遺聲則字譜蓋起於唐也宋人論字譜者莫如子

所見莫先於沈括筆談沈氏亦不言字譜所起蓋宋與遼皆承唐後當沈氏時字譜之行久矣括又引唐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是時已有管色之名未知有字譜否懷智天寶時樂工也然唐人樂書如南卓羯鼓錄段安節樂府雜錄之類及新舊史志俱略不之及何耶夫聲有五曰宮商角徵羽字譜亦有五曰五六工尺上則今之字譜即古之五聲也字譜乃五聲之別名非十二律之別

名遂志謂十聲於律呂各缺其一蓋以聲配律耳宮商之名各有取
義工尺等字則第象其聲而已雖俗而不典
然欲辨五聲必先知字譜誠音家之門戶鍾
律之階梯也
昔京房作準器數繁重又增置律管彌復
紛錯宜其未久而失傳也古者陽律用竹
笛竹聲也以笛代律其則不遠法至便也
荀勖與列和詰難又制十二笛像記注圖

側簡切明暢勝京房遠矣雖所定尺度未必合古史志謂勗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令周禮無律度明文史又稱阮咸譏其聲商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勗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此謬論也勗以荀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故更鑄新律合銅尺長四分則正是漢魏尺何云古尺邪漢魏尺必不與古尺同王銅云古各以周尺八寸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是漢文帝時所作古謂六國時今謂文帝時也六尺爲步古今之通法六國之六尺在周尺爲八尺漢之六尺在周尺爲六尺四寸是漢尺長於周尺六分有奇來京之初漸小以後又漸人勗減魏尺四分有餘雖未必與古尺脗合所差當亦無幾

而五音次第古法昭然笛孔琴徽遺制可
放其言樂音皆受鐘磬之均尤有裨於經
義由此說推之而始終條理之旨乃明蓋
諸樂皆受均於鐘磬而磬又受均於鐘典
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
有二聲爲之齊量注家專以鐘言之良有
以也笛名見周禮既爲雅器荀氏在魏晉
之間去古未遠隋唐經籍志樂類無荀氏

書今見於晉宋二志者乃作律時奏牘荀氏律學大旨已具於此學者罕能留意近世吾鄉胡竹軒先生始著書以發明之今鈔出別行附以胡先生之說以備古樂書之一種

德清徐養原新田

律尺說

自成周尺度既亡言律者必乞靈於河內之葭莩羊頭山之黍然候氣之說既屬渺茫而所謂秬黍中者又不知何等爲是蓋律呂之失傳久矣不知律聲之界限本寬說者求之愈密反茫然失所依據第就後代尺度取其近是者以爲

準則律可得而度也然則烏知其近是而取之亦以聲決之而已昔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漸長此勖之闇解也以聲決之者也既而勖依周禮制尺減魏尺四分七釐阮咸譏其聲高謂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後始平得古尺果長勖尺四分此咸之神解也亦以聲決之者也合二說觀之魏尺果長未必遽長四分七釐勖尺果短未必遽短四分欲求古尺其

在魏尺勖尺之間乎以隋志十五等言之唯梁表尺適得其中雖未必便是天下正尺比前二尺所差彌少斯亦可矣隋志大業二年詔用梁表尺調鍾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爲合古彼絫黍吹葭紛紛不決竊以爲多事也夫所謂律聲之界限本寬者何也黃鍾長九寸應鍾四寸七分二律相去四寸三分以毫秒忽析之不下數萬琴十三徽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律則異是截管而吹之不拘分寸無

不鳴者然則四寸三分之間凡數萬聲除九寸八寸等十二正數外餘數之聲皆何所屬曰仍屬之十二律而已矣先儒紀律數者至釐而止毫以下不收以非目力所及也目力窮於毫耳力窮於釐才差數釐而謂其聲頓異吾不信也若差至一分以上則其聲固不無小異矣然去本律未遠仍未離乎本律也是故黃鍾九寸其在九寸之前後者皆黃鍾也太簇八寸其在八

寸之左右者皆太簇也十二律正數雖相去甚疏而兩律相交間不容髮譬如某縣至某縣若千里就縣治言之也若論兩境相交其間不能以寸又如某節至某節相隔半月就氣至之日言之也若論兩節相交會不能以一瞬然則兩律相交之處可得言乎曰以兩律正數相加折半即相交之處也相交之前後一為前律之朒限一為後律之盈限長者為前律短者為後律凡十二律各

有盈朒二限如黃鍾正數九寸大呂正數八寸四分二釐併得一尺七寸四分二釐折半得八寸一分七釐自八寸七分一釐以下為大呂盈限自八寸七分二釐以上為黃鍾朒限又如應鍾正數四寸七分倍得九寸四分與黃鍾正數相併得一尺八寸四分半之得九寸二分自九寸二分以下為黃鍾盈限自九寸二分一釐以上為應鍾倍律朒限知此

則京房六十律可以不作彼黃鍾之下有色育八寸九分八釐執始八寸八分七釐丙盛八寸七分六釐皆黃鍾之朒限也丙盛之下有分動八寸六分四釐質末八寸五分二釐皆大呂之

盈限也試用梁表尺作律郎不得黃鍾亦當得色育執始夫求黃鍾而得色育執始固未為大失也須知仲呂所生之黃鍾仍是黃鍾無所謂變律也又須知色育等已該在黃鍾正律中不待仲呂復生也必欲求所謂第一聲勿使有豪釐之差何異坐談龍肉乎

律管說

言律者率言黃鍾最長以次而短極於應鍾先儒無異義余謂十二律正律外各有半度有倍度至用於旋宮則黃大太夾姑仲蕤有半無倍林夷南無應有倍無半蓋宮生徵皆下生徵生商皆上生凡以陽呂爲宮生陰律陰呂者用正律自得相生之序若以陰呂陰律爲宮生陽律陽呂則必用倍半之度如林鍾尺二寸爲宮下

生太簇八寸爲徵是林用倍律太用正律也林鍾六寸爲宮下生太簇四寸爲徵是林用正律太用半律也唯蕤賓生大呂仲呂生黃鍾爲以陽生陽用半而不用倍竊意管之長短亦當以此爲準黃大等七律以正律而含半度之聲林夷等五律以倍度而含正律之聲以全律高吹之即各得所含之聲或以管之中半各穴一孔亦可然則林夷等五律皆當長於黃鍾其次第宜列黃鍾之前黃鍾處十二律之中故曰中聲亦猶徵羽用

濁倍在宮之上故宮爲中聲也徵羽說見後律管圍徑以漢志三統之義推之黃大二律空圍皆九分太夾姑仲蕤五律空圍皆八分林夷南無應五律空圍皆寸二分然後魏安豐王嘗依班志作林鍾太簇二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圍九分乃合此得之校試殆無可疑且黃鍾之長既居十二律之中則用中數以爲圍徑尤爲得宜然則林夷等五律必用倍數益明矣然

所謂半律倍律者亦約略計之耳黃鍾半律乃三寸九分非四寸五分昔賢亦嘗吹管驗之黃鍾如此他律可知半律如此倍律可知欲求倍半之眞度當憑耳決非算數所能推也諸書論律管但言圍而不言徑何也曰言圍則徑可知古人製造方員多計圍不計徑觀考工記可見

律數說

淮南子謂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大數立焉按史記云九九八十一以爲宮然則八十一乃宮數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則爲黃鍾之數蓋聲不過五而律不過十二必以八十一爲宮數然後三分損益至第五次而其數

窮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數然後三分損益至第十二次而其數窮五聲聲之正也十二律律之正也正聲正律其數俱無餘分夫聲律非有數可紀也惟其高下之差無可舉似故特以數擬之此數與彼數其多寡相差幾何則此音與彼音其高下相差亦幾何然必用三分損益以得其多寡之差此數之自然者也以自然之數合自然之音而無形之差數

睹矣（昭二十年左傳疏云損益之數清濁之差無可以相準況以黃鍾九寸自乘爲九九八十一定之爲宮數因宮而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之差言其相校如此數也雖相準況耳非言實有此數可用之也此論甚精）其言黃鍾之律九寸何也曰此律度也律管者正音之器攷工制器長短廣狹莫不有度律管何獨不然九寸乃實度以十分爲寸者也氂豪絲忽之名雖見孫子筭經然古人紀度大抵至寸而止不滿法者以法命之但有寸法無所謂分法氂法豪法絲法也凡命分

法有分母有分子鄭氏所紀分母與史記生鍾分脗合蓋十二管自三統得全數外餘有九律南呂分母三姑洗九應鍾二十七蕤賔八十一大呂二百四十三夷則七百二十九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無射六千五百六十一中呂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郎置一而九三之之數也條理秩如初無難記易差之患故論實度則鄭法不可易若論虛率則自有黃鍾大數在損益甚便

何必假尺度之名强立權法以滋疑混哉造立求餘分法畫一句股形以一寸爲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股欲求南呂餘分則截股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以取其句即三分之一餘律倣此蓋應鍾分母可爲各律共母鄭注各爲母者是筭家約分法也然則史記又言黃鍾長八寸十一分何也曰此化實度爲虛率乃專爲旋宮立數以別五音之正變黃鍾一均五音之正也餘律爲宮非五音之正也觀於化數而瞭如矣若依實度則南姑二律俱有餘分又淮南天文訓云黃鍾數八十一即所謂黃鍾之

律九才因而九之者也林鐘五十四太簇七十二南呂四十八姑洗六十四應鐘四十二蕤賓五十七大呂七十六夷則五十一夾鐘六十八無射四十五仲呂六十按此亦化數而不言尺寸較史記更爲直捷黃鐘九寸因而九之則得八十一寸史記言八寸十分一則是八十一分蓋但取九九之數而爲寸爲分皆所不計故知其爲虛率下言徵生宮宮生商此五行相生之序宋書志仍作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即論旋宮之法

所旋者黃鍾一均而十一均倣此宮徵商羽角即黃林太南姑五律不言律而言聲者明此五律之數與五音數同也應蕤二變不言聲而言律者明聲已窮於角故假律數爲聲數也此與史記可互相發明故並存焉沈約宋書所載律數與淮南同沈括疑九九八十一爲宮止黃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予謂八十一爲宮正是正律通法其爲通法若何曰以聲數乘律度斯得之矣蓋聲

數之損益相生與律度不殊而必別爲之設數者五音具謂之一均律管無孔一管一音借役四管以借五音非並用五律故必以五音之數與本均之宮管一一相乘使四聲統於一宮若網之在綱焉而每聲仍有相應之律如黃鍾之商與太簇之宮相應以商數乘黃鍾則爲黃鍾之商以宮數乘太簇則爲太簇之宮其聲同其數同而旋宮轉調各有所屬此亦自然之數流

行於十二律而絲乎不貫者也既知其爲通法即可以求化數以宮數遍乘十二管爲實而各以黃鍾九寸爲法除之則得十二律化數淮南言黃鍾九寸因而九之者乃求化數之捷法耳化數起於旋宮於茲益信夫八十一者聲數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律數也九寸者律度也八寸十一分者旋宮之化數正變之準則也四者各有指歸先儒未能別白宜其轇轕而不通矣

五音數爲衆律通法圖

	宮八十一	徵五十四	商七十二	羽四十八	角六十四
黃九寸	七百二十九寸	四百八十六寸	六百四十八寸	四百三十二寸	五百七十六寸
林六寸	四百八十六寸	三百二十四寸	四百三十二寸	二百八十八寸	三百八十四寸
太八寸	六百四十八寸	四百三十二寸	五百七十六寸	三百八十四寸	五百一十二寸
南五寸三分寸之一	四百三十二寸	二百八十八寸	三百八十四寸	二百五十六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寸之一
姑七寸九分寸之一	五百七十六寸	三百八十四寸	五百一十二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寸之一	四百五十五寸九分寸之一
應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三百八十四寸	二百五十六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寸之一	二百二十七寸九分寸之五	三百三寸二十七分寸之十

蕤 六寸八十一分五百一十二寸　三百四十一寸三分四百五十五寸九分三百三十寸二七分四百四寸八十一分
寸之二十六　寸之一　寸之二　寸之千一　寸之四十四
大 八寸二分四十六百八十二寸三分四百五十五寸九分六百六十寸二十七分四百四寸八十一分五百三十九寸三百
三十分寸二百四十寸之三　寸之一　寸之二十二　寸之四十四　四十三分寸之九十五
夷 五寸七百二十四百五十五寸九分三百三十寸二十七分四百四寸八十一分二百六十九寸二百三百五十九寸七百
九分寸之四百寸之一　寸之十一　寸之四十四　四千三分寸之二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
五十一　十　八十九　二十三
夾 七寸二千一百六百八寸二十七分四百四寸八十一分六百三十九寸二百三百五十九寸七百四百七十九寸二千
八十一分寸之二十二　寸之四十四　四十三分寸之九十二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千七十五　五　三十三　一千三
無 四寸六千五百四百四寸八十一分二百六十九寸二百三百五十九寸七百二百三十九寸三千三百一十九寸六千
六十一分寸之寸之四十四　四十三分寸之二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五百六十一分寸之
六千五百二十　六十九　三十三　一千五百九十五　四千一百九十三
四
仲 六寸萬九千八五百三十九寸二百三百五十九寸七百四百七十九寸二千三百一十九寸六千四百二十六寸萬九
百八十 三分寸四十三分寸之九十二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千六百八十三寸之

南二千九百五十四

三十三

一千三

四千一百九十三

十七萬三千六百五十

右聲律相乘其數如此觀此則知一律自具五音五音又各應一律或全或半皆以聲數定之如林鍾爲宮宮生徵徵爲下生出生律當上生旋宮以音爲半故林鍾之徵其數半於太蔟之宮夷則以後之羽徵角商還應黃林太南四律雖律度不合而音之相生自若以數爲準況莫切於此　據管子徵羽宜用濁倍說見後今姑從史記用正數

史記不及二變今亦略之

相生說上

或曰律之相生必三分損益何也曰所以定中聲也傳曰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中聲者謂宮聲得清濁之中也非特黃鍾為中聲十二律無非中聲夫律有清有濁此相生之法所由起也有倍度而清者亦濁有半度而濁者亦清是故以濁律生清律所生者之倍度必濁於生之者之正律以清律生濁律所生者之半度

必清於生之者之正律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倍
度幾何而生之之律必適居其中視所生之正
律幾何半度幾何而生之之律亦適居其中假
如黃鍾下生林鍾濁生清也林鍾五十四少於
黃鍾二十七其倍度一百八多於黃鍾二十七
是黃鍾之八十一適居五十四與一百八之中
也林鍾上生太簇清生濁也太簇七十二多於
林鍾十八其半度三十六少於林鍾十八是林

鍾之五十四適居七十二與三十六之中也非三分損益何以得此夫三分損一則得二三分益一則得四二者四之半四者二之倍三之爲數在二四之間是中數也有中數斯有中聲矣其隔八何也曰陰陽之道也律爲陽呂爲陰而律呂又各分陰陽見七律解陰與陰陽與陽不生也律與律呂與呂不生也陽律遇陰呂則生陰律遇陽呂則生各以其敘故隔八雖應鍾生蕤賓爲變例說詳下

篇

相生說下

相生之法或律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爲造律而設宮商相生爲旋宮而設昔之造律者不知管有幾何並未知其長短之差於是先定一管餘十一管則用三分損益次弟作之黃鍾至應鍾皆陽律下生陰呂蕤賓至仲呂皆陰律上生陽呂上生下生祗論陰陽不論律呂應鍾生蕤賓以陰呂生陰律仲呂生黃鍾以陽呂生陽律乃相生變例然仲呂原不必復生黃鍾而應鍾生蕤賓在兩截交會之間

亦不必與諸律之上生下生相雜成章先儒從斷斷於蕤賓大呂之相生而於應鍾蕤賓之間不覺其有異何也至仲呂再生則近於黃鍾不能自成一律乃知律管止十二仲呂極不生故曰律呂相生爲遣律而設也若夫旋相爲宮一均之內祇別五音不須配律然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則音固與律相應律爲宮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呂爲宮則呂下生律律上生呂（亦無重上生者）而倍半之度存乎其間矣（見律數說）有倍半之度而無倍

半之律何也倍半以聲言非以律言也林鍾等五律以倍爲正猶無倍也論律則始於黃鍾終於仲呂論聲則始於黃鍾終於南呂見鄭注禮運淮南有夾則之角夾鍾之羽無射之商仲呂之徵是仲呂之徵是仲呂復生黃鍾也蓋律窮而音不窮故得終始相生此旋宮之義也是故誤認律呂相生爲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爲律呂相生則變律半律紛紛百出而律愈壞不知造

律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仲呂之後未嘗增置一管亦未嘗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律於十二之外哉

或問先定一管宜定何管曰黃鍾為聲氣之元故當先定黃鍾自弟二管以後損益相生其勢甚易惟最初一管空所依傍何由而定之況古尺既亡所謂九寸者毫無憑準定律之難實在於此及細思之亦自有可定之理

其端在於空圍康成伯喈圍皆九分子駿孟康圍分三等鄭蔡爲是劉孟爲非安豐嘗試之矣詳見律管說凡大小同而長短異則短者清長者濁長短同而大小異則大者清小者濁蓋大小雖同因以長短相形而大小亦異長則見小短則見大長短雖同因以大小相形而長短亦異大則見短小則見長二者互爲其根攷工記已上則厚其旁己下則摩其端鄭註薄而廣則濁短而厚則清此即相

形之法狹不能使廣因薄見廣博不能使厚因短見厚八寸之管空圍
九分必清於黃鍾所謂大小同而長短異也
八寸之管空圍九分必濁於太簇所謂長短
同而大小異也然則漢志所言林太之度不
合黃鍾商徵殆仍合黃鍾之宮乎夫管長九
寸空圍九分管長八寸空圍八分皆是十分
其長以其一爲之空圍也欲定黃鍾之管不
必問寸尺幾何但令空圍居管長十分之一

即得之矣此以俟他日之攷驗焉九寸即作虛度亦可然既有此九寸之數何妨竟作實度周禮曰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律之有實度使於為樂器也後代古尺之失傳即以為虛度亦無不合八尺之表五寸之矩皆當作如是觀

黃鍾之宮解

禮記月令呂氏春秋適音古樂史記律書周官考工記皆言黃鍾之宮舊說未明今解之曰旋宮之法以一律含五聲以一聲周十二律有黃鍾之宮則必有黃鍾之商黃鍾之角此以一律含五聲也有黃鍾之宮則必有太簇之宮姑洗之宮此以一聲周十二律也夫宮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不召自來一均之中惟宮有管餘

宮者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從之矣十二管皆宮聲也雖無只商五聲自備不必借役他管也

四聲俱屬虛含是故十二管皆宮聲也然則黃鍾之宮卽黃鍾也言黃鍾足矣之宮二字不已贅乎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分而爲二是必有說說者乃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九寸爲黃鍾然史記明以九寸爲黃鍾之宮且九寸與三寸九分淸濁相應其音正同安知㮚氏之量止中三寸九分之音而不中九寸之音乎案隋書音樂志引皇侃禮記疏云旋

相爲宮者十一月黃鍾爲宮十二月大呂爲宮
正月太簇爲宮餘律放此此侃以月律論旋宮本
之鄭氏其義甚精凡律之用或以候氣或以審
音鄭注月令云律候氣之管注禮運云布十二
辰始於黃鍾終於南呂更相爲宮是月律當兼
候氣審音二義若專主候氣則律中黃鍾之宮
理不可通故鄭注中央土仍引禮運旋相爲宮
以爲證孔疏云此論聲應非論氣應四時之律

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如孔疏言四行之律亦取聲應明矣夫候氣祇憑一管審音必具五聲故皇侃又云十二管各備五聲（律管無孔一管祇一聲耳自宮聲外餘四聲雖借役他管適完一管之分量故曰各備五聲）五聲成一調（亦見隋志）考經傳言律呂往往以調言之如奏黃鍾歌大呂謂奏黃鍾調歌大呂調也然則律中黃鍾謂中黃鍾一律之宮調其考

黃鍾之宮乃專指一聲耳月令律中黃鍾之宮是對太簇之宮姑洗之宮言之故曰律㮚氏聲中黃鍾之宮是對黃鍾之商黃鍾之角言之故曰聲

隋書音樂志下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取謂孟春其音角是也蓋非但律呂以調之即五音亦有以調之者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然則五音與五聲似有別姚察許善心等極言古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蓋不解周官三大祀樂之義別有說見後按月令言音

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非三寸九分之管也三寸九分之管乃律本而非律也管止十二豈有十三律哉

與律既皆以調言則所謂其音某律中某者兩句連文實一串事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鍾正謂奏黃鍾律之羽調耳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則奏黃鍾之宮調因仲冬言律中黃鍾故加之宮二字以別之亦互文見義其音宮則律中黃鍾之宮其音羽則律中黃鍾之羽矣呂覽史記以管言考工以聲言月令以律言其文雖同其義各異月令每月之首

用其字者凡九句雖兩句不言其皆連上爲一事律中某連上其音祭先某連上其祀

刻子湯問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及冬至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張湛曰商屬秋南呂八月律角屬春夾鍾二月律羽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屬夏蕤賓五月律此足與月令相發明彼與候相反故曰召曰激此正應故曰中其爲音律通融則一也中者不召而自來不激而

自發者也

七律解

外傳七律先儒以爲黃鍾宮之七律今以五位三所之說按之殊不可通呂氏春秋論律呂相生曰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是則律分上下上七下五國語之七律卽呂覽所謂上者是已律爲陽呂爲陰而律呂又各以大小

爲陰陽黃鍾太簇姑洗陽律也蕤賓夷則無射陰律也大呂夾鍾仲呂陽呂也林鍾南呂應鍾陰呂也陽律與陽呂對待而蕤賓居陰律之首爲黃鍾之衝故附陽律之末而七律備矣然則自伶倫已來即宜有此七律獨言周有之者此所謂律亦以均言之周初作樂重此七律之均也景王方鑄無射而問及七律疑周初曾按七律各鑄一鍾故因而問之聲音有自然之道其取象於天者乃旁通非正義也且

亦非一時一事所可擬然帝王之興良非偶然固有上合天道下協律情者乃輾轉附合以符其數斯蓋借天象以合律非定律以象天也七辰者鶉火歲鶉尾壽星大火即天駟月析木日星紀即斗柄辰元枵即天黿星也辰十二次子曰元枵丑曰紀星午曰鶉火未曰鶉首十一月建子律中黃鍾而辰在星紀十二月建丑律中大呂而辰在元枵所所謂辰建貿處也七辰本爲林夷南

無應黃大七律合用黃大太夾姑仲蕤七律所謂合陰陽之聲用其所合也歲月日星辰僅得五位歲月之間尚缺二辰故以自鶉及駟之七列補之鶉首鶉火在南斗柄天黿在北自鶉火右旋至天黿凡七辰與七律同數故曰七同律有五均均有七聲伶州鳩之意蓋以七辰當七律以五位當五均以所缺二辰當二變以七列當七聲乎故曰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聲非

律不和而必以七同其數既有七聲於是乎有七律十二律凡十二宮每宮之七律與七聲相應其數必同黃大二宮可該十二律黃鍾宮自黃至蕤大呂宮自大至林亦合南北之揆黃鍾宮律下生呂凡爲律者四大呂宮呂下生律除林鍾已見黃鍾宮凡爲呂者三四律三呂合爲七律是七律與每宮之七律有相因之勢其數亦同羽厲宣羸四樂乃周重七律之徵上宮者清宮也下宮者濁宮也律在上者其聲下律在下者其聲上律以上爲貴聲以下爲貴夷則無射爲上宮則林鍾南呂應鍾俱爲上宮可知矣

黃鍾太簇爲下宮則大呂夾鍾姑洗仲呂蕤賓俱爲下宮可知矣景王將鑄無射特問七律意以無射爲陽聲第六何以不在七律之數以無射爲宮必以林鍾爲羽此旋宮之常又何咎焉不知無射居陰律之末其細已甚所謂無射之上宮也以無射爲宮必以林鍾之半律爲羽今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鍾安得和若無射用倍數則林鍾宜用正律不得用倍律故泠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

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不容於耳非和也林鐘爲羽故曰細無射爲宮故曰主林鐘宜細而反大是細者過其主矣和聲之道在乎律呂不易大昭小鳴此而不知烏足與言七律哉

聲律論

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故有五聲無七律律以立均十二律皆宮聲也宮爲四聲綱綱舉則目自張有黃鍾宮則自有黃鍾之商角徵羽不必借聲於太姑林南四律也周之七律以律準聲自是一時之制若執爲定法則自伶倫以來卽應有之何以至周而始有七律乎五聲猶五行也五行之外不容益一行五聲之外豈容益一聲

善乎蔡邕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羽則徵濁也劉昭後漢書律歷志上注可見角羽自有正音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羽非角羽之正音也蔡氏妙操音律又生漢末去古未遠豈漫爲此說哉夫自黃鍾至應鍾由濁而清也自宮至羽亦由濁而清也二者齊其兩端而校其中間則宮羽清濁之差凡五等黃應清濁之差凡十二等聲律疏密參差不齊聲之數奇宮商爲濁徵羽

爲清角在清濁之間律之數偶黃太姑爲濁林南應爲清無半清半濁之律而南呂又非極細者且律管長短疏數不均而五聲則間若一假令黃鍾九寸爲宮太簇八寸爲商林鍾六寸爲徵則姑洗爲角宜得七寸南呂爲羽宜得五寸今姑洗不止於七寸南呂不止於五寸故皆失之微濁也其實太簇之於商林鍾之於徵已不無少差故就五聲而論則姑洗濁於角南呂濁

於羽若論七音則角聲正叶姑洗羽聲正叶南
呂何者聲多則位密也譬之祟階五尺均爲五
級今增二級而祟階如故則五級皆非故步矣
若律自律聲自聲則五聲循環初無欠缺若以
律協聲則可以七律協七聲不可以五律協五
聲何則姑洗林鍾南呂黃鍾之間各間二律與
他律相去疏密不均故也要之五聲變爲七音
必全體改易非直於五聲本音之外漫加二音

而已淮南天文訓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此文足與蔡氏之說相發徵宮商羽角言聲不言律是五正聲也角聲清於姑洗羽聲清於南呂者也聲至角窮矣今欲於角後益二音當以律繼之五正聲皆由濁生清（附論見後）乃復由清生濁令角聲徵下與姑洗相中然後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

賓得和繆二音和繆以律繼聲而五聲亦各當一律於是因七音而有七律是和繆與角本不相屬賴角生姑洗爲之轉關淮南此條深明七律之義而微蔡氏說則淮南之義亦未易明也說者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皆間一律唯角徵羽宮之間相去二律故以和繆彌縫其闕予謂姑洗爲角使之微濁正爲甤賓地南呂爲羽使之微濁正爲應鍾地蓋五正聲本無欠闕不

待補也其在七音則和繆不可缺然和繆之設乃所謂以七同其數者非補苴罅漏之謂先爲七音乃後以律和之非按律求聲也若漢武詔曰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就五聲而以律準之則角徵羽宮之間眞有罅隙矣是故聲律相準專爲七音設法以七律準七音則可以五律準五聲則不可或曰史記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十二羽

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唐孔氏謂以數相準況昭二十年左傳正義然則五聲清濁之差亦有疏密不得如階級然曰史記所言乃律數非聲數觀其標題而知之矣三分損益是律呂相生之法因以律準聲故以律數爲聲數爾月令春音角數八夏音徵數七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中央土音宮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自十六至五聲一周自五毛一又一周焉以相準況庶幾得之

夫以律準聲本不甚密然周人作之必有劑量之法故能變而不失其正後世律呂失傳徒知音之有七而不能以律和其聲循聲索律茫然失據隋以林鐘爲黃鐘宋以夾鐘爲黃鐘俗樂二十八調以夾鐘宮爲仲呂宮林鐘宮爲南呂宮而律舛矣燕樂以變徵爲宮變宮爲角管色以合字爲宮又以四字爲宮而聲亂矣言樂聲者輒以律命之不曰宮聲而曰黃鐘聲不曰商

聲而曰太簇聲轇轕支離無所是正皆爲七律所誤也昔陳暘以四清二變爲淫之蠹議欲去之然不能明言其故故終無以取信於人誠知聲自聲律自律聲止於五未嘗有七律以立均非以準聲則四清二變不待放而自無矣

徵爲下徵角爲清角（昔劭笛律與此合）以五行相生之序爲五聲清濁之差（此相生之一法也凡五聲無不可相生者止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必定用三分損益之法）五聲窮於角至角無

可生矣今欲加和繆二音和繆京房謂之變宮變徵沈括曰變宮變徵實非宮徵毛奇齡曰有正始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據此二說則不若和繆之名爲當故移聲以就律角既清於姑洗而清角又清於正角則角與姑洗離而爲二故可以相生既生姑洗則聲變爲律矣遂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賓此節七生字其側不同上四生字皆下生也角生姑洗則上生矣應鍾蕤賓仍一下一上是應鍾蕤賓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夫聲至角而已窮和繆以律

相生使五聲窮而不窮此七音所由成也姑洗爲角正音也在七音爲正音應鍾生於姑洗故得比於正音而爲和（比頻切）應鍾爲和非正音也蕤賓生於應鍾故不得比於正音而爲繆

論樂者動輒言律每辨一聲不曰宮聲而曰黃鍾聲不曰商聲而曰太簇聲或爲之說曰凡專言宮商者皆屬黃鍾均太簇爲黃鍾之

商太簇聲猶言商聲也然則大夷夾無仲五律黄鍾均所無復是何聲乎

律管空圍多言無大小惟孟康以爲黄鍾九寸空圍九分太簇八寸空圍八分此說似是蓋十二律皆宫音也十分管長以其一爲之空圍卽得宫音是律異而聲同也十二律各有五聲太簇之宫非黄鍾之商彼其以太簇爲黄鍾之商宜以空圍八分爲不合也

變宮變徵由於聲律之相配若聲自聲律自律則二變無所施矣然其音不可廢也蓋管色乙字乃宮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管色凡字乃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商亦有低者即管色句字是也宮商角各有二音兩兩相連與徵羽之隔八相應者不同故必廢二變之名然後各得其實而句字亦非贅設矣

古只有旋蓋之法無旋律之法十二管只有十二宮聲耳調其宮與商商角徵羽自在其中不必借聲乎能變也以律從聲變不蕃宮調活七律門人一時之制非定法也勸

旋宮說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相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者五味自相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相還也

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有旋律之法有旋聲之法淮南子天文訓云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甤賓此旋律之法也又地形訓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此旋聲之法也旋律旋之大者也旋聲旋之小者也

旋聲者一律之中復分爲五內傳所謂五節聲書所謂三宮也昭元年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旋聲也一節之內備有五聲中聲皆宮聲也宮降而商商降而角角降而徵徵降而羽是謂中聲以降每節皆然五節則其爲中聲以降者凡五故曰五降降者自尊及卑之謂聲以中爲尊中聲以降四字是製調之法五節猶五調也五降猶五節也五降之後不容彈此變所以不爲調也然則鄭譯之八十四調固古法歟曰二變不爲宮譯强增之非也去二變則每律五調未見其不合於古也古者謂調爲

均均有二義旋律則一律一均漢有十二月均是也旋聲則一聲一均琵有五均見宋史姜夔琵制是也旋律之法久廢後人所知者惟旋聲耳晉御府有正聲下徵笛各一具不知爲何律之正聲何律之下徵相和五調不知爲何律之宮何律之商此知聲而不知律也近世有簫色七調亦祇旋聲而已夫音以旋爲其道者也律不旋不足爲律聲不旋不足爲聲旋有大小音有常變

故曰小大相成十二月律互爲宮羽是旋律也終始相生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是旋聲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經常也正聲以本律爲宮故獨得其正下徵清角爲去母調然有假用之法去母而不脫母變而不失其常也若二變爲均則非常也先儒作六十調圖一槩平書漫無區別未免失倫而或者乃謂十二律止十二均無六十調意欲矯鄭譯之失乃并荀勖笛律而抹摋之則又過矣三樂各用四調大司樂有明

文[下篇說見]即謂宮調之外皆非所常用者而旋聲之法自不可廢何則以七音奉五聲以五均奉正聲其理一也凡聲雅樂用四百二十聲[十二律律五均均七聲○既旋律復旋聲]漢魏樂用二十一聲[三調調七聲○祇旋聲不旋律]荀勖因之用二百五十二聲[十二律律三宮宮七聲○既旋律復旋聲]龜茲樂用三十五聲[五旦旦七聲○祇旋聲不旋律○]鄭譯因之用五百八十八聲[十二律律七調調七聲○既旋律復旋聲]近世笛色用四十九聲[七調調七聲○祇旋聲不旋律]

朱子曰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誠哉是言蓋五聲之別在乎淸濁相應試隨舉五種音聲自濁至淸次第相應卽成宮商角徵羽矣但未以律正之不知其當屬何律耳若律則一管一聲高下淸濁皆有一定小差卽非其音此律之所以難審也論雅樂者鋭意求律終不能得其眞夫不眞之六律不可以正五音而未正之五音不妨入樂譬如爲方

員者不得規矩則姑以意爲之雖不如法或不相遠若漫拾碎石破瓦目之爲規矩依形製器自謂爲方員之至則其不方不員必較之意造之方員而更甚然則規矩不設不得不以意爲方員六律失傳不得不以意定五音以意定五音者詎無所以定之之法乎既竭耳力焉繼之以管色旋五五聲不可勝用也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南呂爲羽則微濁

也後漢律歷志上注不讀淮南卽此篇首要取引天文訓不得七

律之解不讀月令章句不得淮南之解

旋宮說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者五味自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還也旋之爲言循還無端之謂也陳仲儒曰十二之律必須次弟爲宮予謂十二律皆宮聲也十二宮並列初無次弟是故聲可旋而律不可旋以七音行乎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六宮遞而不旋自䔼

賓至仲呂六宮旋而不周俱非旋相之義國語七律後之言旋律者祖焉然未必盡得其意以本文攷之有黃太夷無四宮似專以六律為宮而六呂不用六呂所謂六間謂在六律之間也如呂亦為宮則律又在呂間律呂互為間如六間之義何要不若旋聲之近於自然也淮南子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此旋聲成五調之法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

謂之音鄭君注云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方猶文章也此記及注可補鴻烈解詁雖變之使巧仍依相生之序條理秩秩故能成方鄭注又云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然則音與聲異經傳或言五聲或言五音大有分別七音猶五音和繆不爲調非無調也有之而不用猶古音不用商左氏昭元年傳云先生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君子弗聽

左旋則宮逐羽
案右旋則羽逐
宮聲

五節五聲之節有節則不亂能旋則不窮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則聲遲細則聲速大者爲本細者爲末自宮至羽五聲一周周而復始宮爲宮則羽爲羽羽宮相及也商爲宮則宮爲羽宮商相及也角爲宮則商爲羽商角相及也徵爲宮則角爲羽角徵相及也羽爲宮則徵爲羽徵羽相及也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宮逐羽聲卽相及之謂矣中國五節遂成五降蓋遲速本末相

及者旋聲也中聲以降者立調也聲可旋故立一調而五調皆得五降專就弦音立說詳見琴論而五節之旋則固樂之通例也五調主聲皆正聲也清聲非正不爲調主宮商角有清聲徵羽有濁聲就五正聲而論則宮爲中聲就清聲濁聲而論則五正聲皆中聲故皆可以爲宮而清濁皆不可以爲宮荀勖謂清角不合雅樂以此（）漢宣帝時趙定龍德並善鼓雅琴詩聞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大樂以和平爲貴使人聞聲而泣詎雅音乎竊疑二子之琴不純乎雅也後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昆之雅琴豈即龍趙之遺聲邪雅琴外兼知清角之操固無不可若郎以清角爲雅琴則必爲荀勖所嗤矣光武令

可易於旋律之甲單於管故有取用之法遂知並[illegible]盡隶自律威據聲不循律左調循環白然譜會初無所從重不直待乎

桓譚鼓琴好其繁聲其五降之後與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各有五音調其音使不軼本律之外則正矣自漢以來所謂調者多用旋聲之法荀勖之三宮陳仲儒之五調蘇祗婆之五旦皆是也

隋志不列五旦名目至遼志乃詳之蓋旦卽調也有娑陁力聲卽有娑陁力旦有雞識聲卽有雞識旦猶有宮聲卽有宮調有商聲卽有商調鄭譯以七聲爲七調以五旦當五律並設遼志云七聲謂之七旦又非也旦五而已三變不爲宮故沙侯加濫侯利箑不爲旦此蘇祗婆本法也八十四調乃鄭譯新意

自律呂失傳其所旋者祇得一律

亦不能辨其為何律然其聲自諧以不軼本律故也此法雖詳於後代實自古有之隋書音樂志曰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然則經傳中不惟律呂多以均言即五聲亦多以調言周官三大祀樂孟子徵招角招戰國策變徵聲羽聲可以為證姚察諸人謂古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弟弗深放耳言律不言聲皆宮調也言聲不言律皆黃鍾均也

十二律律主一均均成五調凡十二均共六十調是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含少解

先儒以三寸九分爲黃鍾半聲由誤解含少之義故也按三寸九分與九寸常爲同形之管形同則聲同非有全半之異含少者少指大呂以下十一律謂含有十一律之聲耳伶倫初得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寸九分其空圍蓋居長十分之一吹之其聲甚天地之元音而爲黃鍾之宮也又吹而諦聽之恍然曰此雖止一聲而其

中含有少聲多種在含少非管之名目也乃揣伶倫吹管之時意中之語如此但必用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法然後其聲可得而此管甚小難以損益於是規倣其式擴而大之自九以至四寸有奇爲箾十有二既聽鳳凰之鳴而分爲六律六呂矣乃取最長九寸之箾與黃鍾之宮相校則其聲適合凡九寸之管所遞十生之五律六呂黃鍾之宮皆可以全之能生之即能含之信其爲含少矣夫少者律

呂之謂也黃鍾之宮含少故爲律呂之本少謂少宮非以十一律爲少也三寸九分之管乃黃鍾正宮而少宮卽寓乎其中蓋平吹高吹自分淸濁故曰少宮凡聲之淸濁不過平五至第六聲還與第一聲相應故正宮少宮之間四聲具焉吹曰谷少是由宮聲生四聲也次制十二簫十二簫皆宮聲也同聲相應故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又以宮生宮也吹曰合少此吹字本或作次當以次爲是蓋有二管一合共圍三分九釐二共圓九分或曰何以稱十一律爲少曰凡下生之律謂之少琴有少宮少商卽徵羽也以其由宮商下生故得少宮少商之名別有說律之相生雖有

上下之別以黃鍾視之皆下生也則皆少也其言同形之管何曰十二筩長短不齊皆空圍九分故淸濁判焉若六寸而空圍六分八寸而空圍八分則形聲俱同仍爲黃鍾矣黃鍾之宮呂覽雖不言空圍之度空圍必三分九釐猶六寸而圍六寸八分而圍分也史記生鍾律術得九寸曰黃鍾之宮然則九寸者黃鍾之宮也三寸九分亦黃鍾之宮也惟其同形同聲是以同名

由是言之九寸與三寸九分固俱含少聲同爲律本者也今以少爲半聲以三寸九分爲黃鍾全律之所含則豈先有半聲次有全律又豈全律不爲律本半聲反爲律本乎其不然明矣朱子聲律辨有子初四刻之喻論中聲非論半聲聲自下而上下爲濁上爲清聲自濁而清非自清而濁也子爲黃鍾丑爲大呂清於黃鍾黃之半聲更清於大呂或以子半爲黃鍾半聲爲聲

之始弁附會含少不可不辨則三寸九分於義何取曰此天也非人也天生神伶倫偶然得之肇聲氣之元建律呂之本孰知其數度之所以然哉迨既制十二第則此管無所用所謂功成者退也漢志引呂覽而多所刪削葢誤認黃鍾之宮爲九寸之管並不解含少之義雖然猶愈於以三寸九分爲黃鍾半聲者

附錄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令伶倫作爲律

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口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彼此一同謂之合因此有彼謂之生以此該彼謂之含解此三字可以讀呂覽此章矣

三樂說

大司樂黃鍾爲宮一節其旋聲之法乎朱子曰五聲無商非無商音乃無商調然則此經之宮角徵羽皆以調言也經傳言律多以均言其言聲亦多以調言也見黃鍾之宮解及旋宮說○均即調耳分屬聲律取調之便上文六歌六奏蓋皆宮調也此節三奏則兼用宮角徵羽四調而此四調又非取之一調如冬至祀天之樂先奏宮調以圜鍾律之宮調爲

之依荀勖法是爲夾鍾笛之正聲調次奏角調以黃鍾律之角調爲之是爲黃鍾笛之淸角調次奏徵調以太簇律之徵調爲之是爲太簇笛之下徵調次奏羽調以姑洗律之羽調爲之四調分屬四律每律取一調古無商調猶後世無徵調也蓋後世誤認徵羽之濁聲爲宮商因誤認宮商角爲角徵羽古商居第四後世徵居弟四故後世所謂徵調卽古所謂商調然則經何不言圜鍾之宮黃鍾之角曰此三節俱以凡樂二字領之蓋樂之大者上文六樂專奏宮調此三樂乃樂之大者

故必合四調以成一部爲宇屬樂不屬律圜鍾爲宮猶言以圜鍾之宮爲祀天樂之宮調下三句放此與旋宮之法迴別梁三朝樂有相和五引亦以調屬樂但彼專奏黃鍾一均與此不同明乎此則三樂用律之義亦可得言矣祀天四調用長短相次律也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長短相次之序當截用首四律而大呂爲黃鍾之合用黃鍾則不大呂蓋亦取物不兩大之意故去大而加姑自夾至黃逆行黃鍾居陽聲之首夾鍾居陰聲之末今以夾先黃又地祇人鬼之律

皆兩陰兩陽天神獨一陰三陽而以一陰居三陽之上是亦貞下起元自無之有之義自太至姑順轉錯綜以盡其變焉祭地四調用上下相生律也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爲上下相生之序當截用首四律而黃鍾天統祭地不用故退黃而進姑自林至太順轉自姑至南逆行南呂爲姑洗之合故不以南先姑亦錯綜以盡其變焉廟言四調則陰陽相合之律即上六樂中祀天神祭地祇者截用首四律彼分樂則用之天地此合

樂則用宗廟各有當也夫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劉歆三統之說蓋本諸此而天統在角地統在宮人統在徵各主一調亦以錯綜見義苟勘三宮實與周官闇合豈非聲音自然之理哉知此經之宮商徵羽以調言不以聲言則此義自明矣

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凡專舉五聲不言某律者皆黃鍾宮也

徵招角招猶言徵調角調卽黃鍾宮之下徵調淸角角調也作此樂時黃鍾爲徵黃鍾爲角正與大司樂之文一例荆軻易水之調始爲變徵之聲繼爲羽聲皆以調言若以聲言祗一聲可以成曲

徵羽用濁聲說

管子地員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主一而三之四開猶言置一而四三之也聲數五故四三之律數十二故十一三之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商數七十二三分之得二十四以二十四併入七十二是謂復於其所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按史記宮生徵商生羽

皆三分去一此乃益一是徵羽之濁聲也漢志云五聲清濁而十日行是五聲各有清濁徵羽本清聲今以濁聲爲主故其數反多於宮地員之法五施之土呼音中角四施中商三施中宮二施中羽一施中徵去泉近者其聲濁去泉遠者其聲清徵最濁角最清故曰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宮處其中是曰中聲淮南天文訓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徵羽在宮前又一確證又鶡冠泰鴻篇東

方者萬物方壯焉故謂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謂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謂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謂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謂以宮次弟亦與地員相應

凡聲色臭味皆分屬五行試以五聲清濁之序配五行生成數則宮五商四角三徵二羽一又宮十商九角八徵七羽六今列徵羽於宮前則宮商角用五四三徵羽用七六七六五四三凡五位而五居其中以五聲相生之序配五行生成數則宮五徵四商三羽二角一又宮十徵九

商八羽七角六史記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卽相生之序上九者數極於九以九爲上故宮數不用十而用五也月令春音角數八夏音徵數七中央音宮數五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此清濁之序亦不用十而用五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凡九位而五居其中變相生之序爲清濁之序其地數曰宮十商八角六徵四羽二清濁之序如常其天數曰徵九羽七宮五商三角一則徵羽在宮前矣九七五三一凡五位

而五居其中五中數也宮中聲也以器驗之荀勖笛律唯宮商爲正餘聲皆倍然於角角猶存正角之伏孔而徵羽無之是笛之徵羽以濁聲爲主也史記樂書論琴曰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古琴止五弦以弟三弦爲中弦右傍者弟四弦也在琴爲左在人爲右弟三弦爲宮弟四弦爲商弟五弦爲角而以弟一弦爲徵弟二弦爲羽後世琴有七弦然仍不外乎五

聲一二爲徵羽之倍六七爲徵羽之正是故徽上五弦則爲徵羽宮商角徵下五弦則爲宮商角徵羽弦大者爲宮就下五弦言之也而居中央就上五弦言之也大於宮者在宮上小於商者在商下是故大小相次說文云周加二弦所加者六七兩弦也周以前無之是琴之徵羽亦主濁聲也說文但云周加二弦至廣雅始有少宮少商之名然皆不言所加爲弟幾弦以大小差之當爲六七兩弦耳兩弦本屬徵而謂之少宮少商者下生郎爲少宮下生徵故

徵為少宮商下生羽故羽為少商既有宮商上生之徵羽下生者變言少宮少商以別之爾琴以十謂為少宮少商無就十謂言之〇琵弦與琴弦同別見弦琵議按沈括曰宮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此以弟一弦為宮故其說如此然少宮非角所能生而少宮復生徵一國兩君於義末協若以弟三弦為宮一六為徵二七為羽則由弟三弦三分益一生弟一弦復由弟三弦三分損一生弟六弦兩路相生皆始於宮而窮於角較有條理〇自沈氏有以管色合字定宮弦之說世遂以合為宮近世胡竹軒始正其誤以上字為宮合為徵為羽證據鑿鑿而有琴弦叓有不謀而合者蓋琴之弟一弦散聲為合弟二弦為四弟三弦為上彼以弟一弦為宮故以合為宮如之宮弦居弟三弦安得不以上為宮平別有管色故詳之夫

聲不欲其過高清者使濁濁者反清然後調劑得其平今人率以最下一聲爲宮殊未讀管氏之書歟以律言之黃鍾均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大呂均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太簇均南呂爲徵應鍾爲羽此五律者亦皆以清聲爲黃大太之徵羽徵羽濁於宮五律亦當濁於黃鍾其管之長皆用倍數不亦宜乎漢志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胡竹軒曰五聲一清一濁相應宮商角濁也有宮清商清角清三聲徵羽清也有濁倍各一聲■五聲一清一濁

弓於十日者也按此說施之於琴尤爲確當琴散彈全弦者正聲也七徽者半弦清聲也此雖宮商三弦則然至徵羽一弦當有濁倍之聲而琴弦能半不能倍故大其弦以取濁倍而以七徵爲正聲聲合五行而五正聲及三清二濁皆備矣解此則大二兩弦有不得不爲徵羽者其六七兩弦之散聲既與大二兩弦之十徵重複其七七徵又爲徵羽之清未免太高殆非雅音然則周加二弦重楚琴之數○置數一分爲上下十九八七六在上爲濁生五四三二一在下爲清上數內宮商角爲正聲徵羽爲倍聲下數內徵羽爲正聲宮商角爲半聲所謂五聲清濁而十日行也音起於宮究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一順一逆其義互見

以清濁之序配生成數

宮十商九角八徵七羽六宮五商四角三徵二羽一

以相生之序配生成數

宮十徵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四商三羽二角一

變相生之序爲清濁之序

宮十徵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四商三羽二角一

以清濁之一二三四五各自倍則得相生之地數以清濁之七六五四三各自倍而以五減之則得相生之天數

五爲中數丨〇𝍨𝍧𝍦𝍥𝍤𝍣𝍢𝍡𝍠〇數止於九

滿十則進一位而復爲一矣若於丨丨丨上加
丨〇則必於丨下加〇然後相對自〇至丨〇
凡十一位其數奇
故丨丨丨丨得一爲中數

地數十八六四二以五四三二一各自倍各以〇減之得各數或以干九八七六各自倍各以十減之得各數

天數九七五三一以七六五四三各自倍各以五減之得各數或以二加七得九以〇減之仍得九以一加六得七以〇減之仍得七以九加四得十三以十減之得三以八加三得十一以十減之得一惟五居中無對不用加減其數不變

二變說乙與上皆宮■工與凡皆角也乙為便宮凡為高角猶句之為便尺也非變宮變徵之謂

淮南子云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二變獨舉律名何也曰二變生於律非生於聲也以律言之黃鍾太簇姑洗皆隔一律林鍾南呂亦隔一律至姑洗隔一律則不得林鍾而得蕤賓南呂隔一律則不

得黃鍾而得應鍾此二變所由生也以聲言之則五聲相連初無所隔其相生也循環順轉皆隔二聲至角隔二聲則復生宮又安所得二變厠其間哉沈存中云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實非宮徵聲然則變宮變徵亦強名之耳且經傳無變宮變徵之文至京房始言之則意其名始於京房淮南在京房前固不知所謂變宮變徵也不直言角生應鍾

而云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者直言角生應鍾則疑於角生宮矣先言角生姑洗以示聲律相變之漸（角生姑洗猶言角爲姑洗）乃言姑洗生應鍾則應鍾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二變皆非正音而云應鍾比於正音蕤賓不比於正音者姑洗生應鍾以陽律生陰呂相生之常故比於正音應鍾生蕤賓以陰呂生陰律非相生之常故不比於正音（黃鍾一均五音之正故淮南言五音相生正論黃鍾一均）不比於正音固

非正音比於正音亦非正音是何也聲疏而律密聲有罅漏而以律補之非正也十二律所以彌縫五音之缺故聲限于五而不可增律衍至十二而不可減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本呂氏春秋分十二律爲上下上七下五自黃鍾起三下三上極於蕤賓適得七律所謂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者如此

角

商

宮　　　　　徵

羽

宮徵商羽角爲相生之次右旋隔二左旋隔一皆如環之無端若加入二變則右旋隔三左旋隔二雖亦流轉無滯而變徵還復生宮於義無取況旣不以聲配律何由有此二變乎然五聲之外復有二變亦音聲自然之道必欲廢之則又不可

算律論

勿軒熊氏曰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夫造律尚矣其次有資於算無取乎聽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又曰聖人旣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樂祇有五音何嘗有六律乎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六律者所以正五音五音正而六律翰聖人之耳力能不

假六律而正五音策後人不能故作六律以遺之六律所以代耳也方以律代耳安得以耳定律謂以耳輔律之不逮則可謂律由耳定無資於算則不可蔡邕曰古之作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世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正矣此善言律者也天下之最不可欺者莫如度數故曰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有度數故也六律之所恃亦在度

數舍度數而言律則失造律之初意矣蔡邕雖言度數然仍曰不如耳決之明不知耳之所宜決者五音也六律之妙正在有一定之度數不須耳決爾蓋漢人說鍾律別有所用不專爲正五音故有聽律之法然所謂度數者不過管之長短圍之大小及以數況聲如左傳正義所云者其術甚簡其數易明要必得三代眞尺用前人成法算之不以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如是以正五音而五音仍不得其正則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豈果律之無資於算哉求員

形則曰合九而成規合七而成規求方形則曰倨句一矩有半倨句中矩並用規矩定方員之度其意在成方員非審定規矩也奏黃鐘歌大呂皆就一均言之均有五音以黃鐘爲宮以大呂爲宮亦意在聲不在律

故曰樂中有五音無六律

雅樂論一

夫雅樂者非於俗樂之外別有一聲節也就俗樂而去其繁聲即爲雅音太史公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乃舞名主容不主聲雅頌即在三百五篇之內史公之意蓋謂列國之詩雖作者不一而樂操土風不離乎宛詩謠俗孔子以弦歌求合雅頌而折楊黃華頓爲大聲矣均是詩也均是歌也

變俗為雅存乎人耳惟樂器則自有雅俗之不同阮籍曰箏琶問促而聲高琴瑟閑遲而聲痺二語盡之矣然而俗器不可以入雅雅器可以入俗趙之瑟齊之竽楚之琴吹彈之法不異而雅俗頓殊是何也請以詩喻樂之有聲調猶詩之有平仄樂之有雅俗猶詩之有工拙工拙不同其為平仄一也雅俗不同其為聲調一也儒者好言雅樂恥言俗樂若判然為兩事者其亦

甚耳矣子與人歌而善何謂善曰雅則善鄭則不善由之瑟所以見嗤於孔門者雖不入於俗猶未純乎雅也由此觀之雅俗之分斷幾希耳非別有一聲調謂之雅樂也今言樂者必欲求異於鄭遂至聲不成聲調不成調是先不成其爲樂矣何論雅俗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孔子之惡鄭惡其似也今人之惡鄭惡其非也惡其似者所見深惡其非者

所見淺當孔子時雅鄭並盛旣惡其似必斥其非今雅亡而鄭存孔子所謂鄭聲非後世之鄭聲也然淫濫凶慢古今一轍耳雖知其非姑求其似乎且夫三代雅樂何以亡哉或曰河內之葭莩羊頭山之黍不得則黃鍾之管不能定此其所以亡歟曰非也孟子曰以六律正五音記曰比音而樂之正者正其淸濁高下比者比其鏗鏘鼓舞能正而不能比不可以爲樂比音必有圖譜以紀其成法如脩鼓

薛鼓之屬乃能世守而勿失圖譜亡則遺聲絕故三代雅樂之亡由圖譜失傳何關律呂哉然而雅樂之比音與鄭聲之比音大致不殊將欲因其似以求其眞則吾謂鄭聲不可廢譬如今之俗樂有崑腔有梆子腔腔調不同截然兩種若海鹽腔與崑腔所歌之曲同也所用之器同也而其聲自有優劣雅樂與俗樂乃海鹽腔與崑腔之比非崑腔與梆子腔之比

雅樂論二

有非雅而近於雅者凡三曰商曰齊曰声音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然則二音之由來遠矣音有剛柔商音剛而能柔故肆直而慈愛者宜歌之齊音柔而能剛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大戴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七篇商齊可歌是商齊可補雅音之闕也二音並指歌聲

不涉堂下之樂曾子曳縱而歌商頌宜
是商音甯戚扣牛角而疾商歌亦此類然必合
乎五帝三代之意則臨事而屢斷剛勝柔見利而
讓柔勝剛與雅頌同科若漸染末俗流蕩亡返則
燕女溺志有柔無剛敖辟喬志有剛無柔與鄭衛並列則
斯聲也其在雅俗之間乎呂氏春秋塗山氏之
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
南按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胥鼓南
鄭君皆以為南夷之樂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

見舞象箾南籥者劉光伯謂南如周南之意似與鄭義不合今讀呂氏春秋乃知二說之相通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云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經傳南凡三見曰籥曰鼓皆主舞言故以爲南夷之樂也江漢之閒被文王之化其樂近雅故存其舞於鞮鞻氏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南籥之得與象箾並舉以此而釐正其聲歌以爲周南召南用之鄉人用之

巴楚之見於四[illegible]歌曲所托始也

邦國焉用其聲改其歌聖人制之則全乎雅士人奏之則末離乎俗然如三閭之九歌蘭陵之成相皆南夷之樂也豈不爲風雅嗣音乎今南齊絕響而南音賴琴以傳劉既所謂楚漢舊聲也春秋成九年楚鍾儀縶於晉與之琴操南音此琴操之始亦即以南音爲琴操之始雖不得比於周南召南自勝桓君山之繁聲古樂之傳賴此一綫而後人復壞之惜哉今之琴有聲無節豈出不知琴爲楚漢舊聲尊

之者曰太古遺音鄙之者曰鄭衛遂有此失夫樂未有無節者今去其節而曰吾將以存太古之遺教鄭衛之失非然不知琴并不知樂

雅樂論三

說者曰秦人焚書而樂獨亡是不然三代遺聲之在二漢蓋屢有可復之機矣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此其可復之機一也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此其可復之機二也宣帝欲興協律之事趙定龔德俱以知音善鼓雅琴召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襄依鹿鳴之聲歌中和樂職宣布

詩此其可復之機三也劉昆能彈雅琴歌苑首以爲射節此其可復之機四也杜夔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綿復先代古樂此其可復之機五也有是五事而卒不能復古何也則以當日上下皆有魏文侯之好故也且夫樂何經乎鏗鏘鼓舞即其經已記曰比音而樂之音不比不可謂樂鏗鏘鼓舞比音之謂也比音必有譜投壺之魯鼓薛鼓其樂經之僅存者乎樂之

有鏗鏘鼓舞猶禮之有威儀揖讓高堂生之禮徐生之頌皆禮之經也其義則七十子後學者記之制氏之鏗鏘鼓舞樂之經也其義則具於二十三篇及二十四卷存其義而忘其經此乃漢儒之過何獨罪秦哉又按大戴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此八篇蓋至漢而猶存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見晉書樂

志魏志夔傳及沈約宋書俱無其文漢書藝
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後儀王氏疑即此四曲唯
文王不知所自餘即八篇之三蔡邕琴操稱琴
有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亦即八篇之
五先鄭注樂師云貍首曾孫後鄭說詳太射注此詩載
於大戴首尾完善逸詩之全篇具存者唯此而
已不特存其詞當幷存其聲劉昆以菟首代之
示不敢僭耳祭遵雅歌投壺其歌曾孫乎是又
八篇之一矣又王褒依鹿鳴之聲以歌其新製

是一詩之聲可移用於他詩由八篇推之而三百篇之可歌者多矣漢書禮樂志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然則壽人樂乃秦聲也秦爲周之舊都秦聲卽周聲秦之壽人與周之房中異其名不異其實漢之文始舞本舜招樂五行舞本固舞河閒八佾匪由肌撰魏晉已後遺聲盡矣是三代雅樂不亡於秦而亡於魏晉也

俗樂論一

呂覽音始篇有東音南音西音北音之別蓋五方風氣之殊莫之爲而爲必究其所始轉失之誕矣後代俗樂甚繁綜其大綱不越南音西音北音三者而已南音始見於成九年左氏傳降及戰國若采菱陽阿陽春白雪其曲非一漢高帝樂楚聲以爲房中樂漢之南音昉於此繼此而有相和三調又繼此而有江南吳歌荊楚西

和相三調之變爲吳歌西曲當在過江以後聲符堅宋武之所得尚是銅雀舊曲孝文宣武之所收半屬江左新聲新聲既盛舊曲漸湮相三調之衰當在宋末觀王僧虔之論可以見矣及琴曲皆南音也西音即秦音周都鎬京鼓缶而歌乃其舊俗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蓋猶有文武成康之遺風焉西音何必始周昭秦音何必始秦穆周衰樂壞工器散亡厥後清歌妙舞多出西涼僸亦自秦而往乎羌笛疑即古之篪別見笛攷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

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此西音之初入也舊唐書云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戎之聲此西音之再入也荀勗笛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馬融云近世雙笛從羌起應劭曰涼州箏形如琵琶是箏笛本西涼之樂而相和用之而西涼又傳中國舊樂則西音與南音合矣後魏之世有簸邏迴歌又有眞人代歌梁鼓角橫吹曲出於此此是北音也自李郎子亡而南音闕焉北音亦無習者唐時惟西音最盛劉貺云周齊

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法曲亦西涼伎耳霓裳羽衣乃涼州節度使楊敬述造○龜茲樂入中國始於呂光然漢烏孫公主遣其女至漢學鼓琴返而龜茲番之則龜茲亦早傳中國舊樂矣雅琴家猶傳楚漢舊聲此論唐樂最爲分明然其始皆有聲無詞樂人採詩以合曲如郭茂倩所錄近代曲辭是也所謂因金石弦管作歌以被之也魏三調歌詞已如是不獨西涼伎元和以後始有倚聲塡詞之法讀夢溪筆談始知其法倡於王涯沿及宋元此風盛行學士大夫類

能度曲被歌至元明之間南北曲迭盛世人無歌詞者西音遂亡然詞曲體製相因聲調當不盡變西音而參以眞人代歌則爲北曲西音而參以子夜吳歌則爲南曲蓋至是而三音合爲一矣

俗樂論二

或問五聲十二律雅俗所共邪抑專施於雅樂邪曰五聲雅俗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楚詞招魂云竽瑟蔡謳奏大呂些王逸曰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大呂爲雅樂則十二律無與於俗樂可知樂之有五音猶律詩之有四聲樂之有十二律猶詩之有八病不知四聲不能爲詩不知八病則詩不工不知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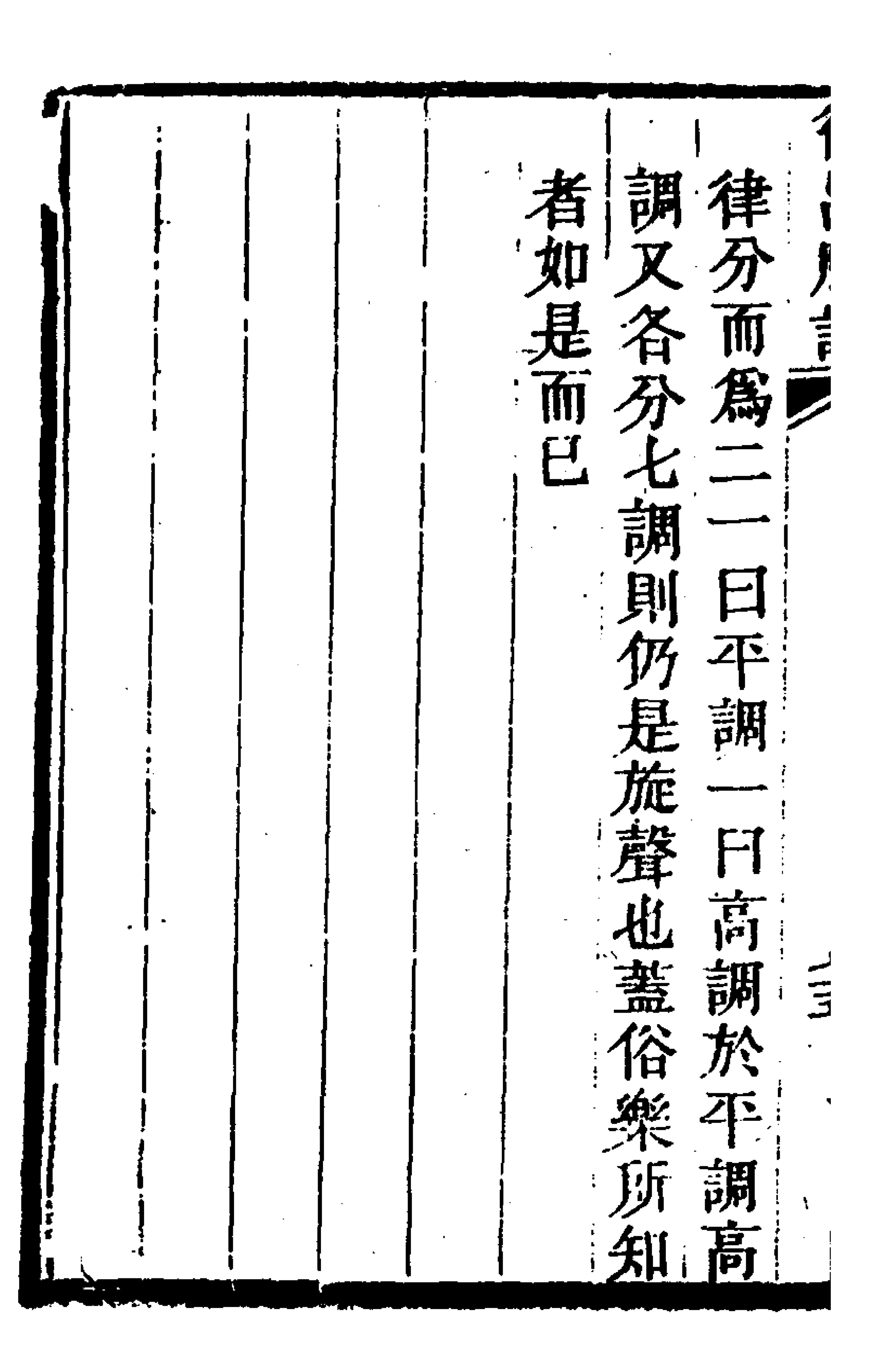
音不能成樂不知十二律則樂不雅或曰俗樂既不用十二律何以別五音曰音待律而正不待律而別且五音六律之名見於經典彼倡爲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能分別清濁而已微特不知六律亦烏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管色俗樂也合四上尺工即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爲宮或以四字爲宮紛紛莫決而樂人之鏗鏘鼓舞自若也蓋彼所知者七調循環流轉

無滯以之度曲以之合歌以之吹竹彈絲泠泠可聽謂合字爲宮亦可謂四字爲宮亦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人不與聞焉俗樂但知旋聲不知旋律銀字中管乃旋聲之器非應律之器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愈益支離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當時雅樂尚止存一均豈有俗樂反備十二均之理非特近世漢魏已然夫列和以笛擅名者四十年傳休奕比之夔曠乃不知笛孔盡應何聲但云爲某曲則舉某指彼豈不知聲之有五哉笛有五孔一舉指而自具

五聲不必辨其孰為宮孰為商也或曰宮商分於清濁既知清濁何以不知箇孔所應之聲曰伶人知五音之實而不聞五音之名儒者知五音之名而不辨五音之實然自律呂失傳賴有俗樂之管色得以分別五音雖為異說所汩而端緒尚可尋繹予謂古之雅樂以六律正五音今之雅樂當以五音推六律學者宜致意焉有別

樂以律爲重自宜多方求之必不可得亦無庸强作解事耳笛色七調乃旋聲非旋律也然一孔依一律（本荀勖笛律）則七孔已得七律宋太常用兩笛成曲（見文獻通攷）已具十二等聲但能第其高下使無相奪倫雖不得眞律不猶愈憑私臆決乎

自鄭譯以來俗樂亦知有十二律但名實混淆不可爲典要又不知旋律之法但就十二



律分而爲二一曰平調一曰高調於平調高調又各分七調則仍是旋聲也蓋俗樂所知者如是而已

樂本說

五聲十二律施於樂器非施於人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八音者器也經曰歌永言聲依永永言未嘗無聲然而不言聲也至於依永然後言聲聲依永者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才言聲即屬於器矣蓋人聲有天然之節奏非聲律所能拘今夫耕夫牧豎矢口謳吟初不知為何律之聲何調

之曲而抗墜倨句自成音節此天籟也及其協諸聲律而人聲乃受範於器大司樂所謂歌大呂歌應鍾者卽鳴球琴瑟之聲而人聲從之矣記曰聲成文傳曰曲合樂其依永之謂歎是故樂有本焉非黃鍾爲宮之謂也堂下之樂不貴於堂上琴瑟之聲不貴於人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人聲也而不可謂之樂人聲之入樂在於歌詩詩言其志歌永其聲擁見至隱

本隱之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養志也即此便是黃鍾之宮樂之本其在是乎

堂上堂下說

樂有堂上堂下之說不可不辨也咎繇謩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也詠也管也合也開也禮經四節書備之矣先合後間文偏倒也鼗鼓柷敔笙鏞堂下通用之樂器分屬三事互文也此不易之法故四代共之堂上有人聲堂下祇有器音故堂上曰歌堂下曰笙曰管曰樂曰奏名義各殊不容相溷叔孫通制宗廟樂乾豆上奏登歌獨

上歌不以筦弦弦字因筦字連言之實衍文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有古淸廟之遺魏晉已降寖失古意如相和諸曲弦管金石雜然並陳堂上堂下溷而不分俗樂既然其爲雅樂亦若是而已矣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師下管播樂器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貴人聲貴人氣二者居上堂下之大端矣善乎晉人之言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夫堂上貴人聲

故琴瑟雖尊僅爲堂上之佐堂下貴人氣故笙管雖卑乃爲堂下之君絲不如竹人氣所以貴也竹不如肉人聲所以尤貴也且樂以詩爲重故曰欲在位者徧聞之貴人聲亦所以重詩也或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言其位置如此耳未必截然分爲兩部曰攷之禮經笙入在升歌之後則堂上歌詩堂下不吹笙也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

宮三終是下管時堂上之工盡降誰爲歌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盡堂上之工止四人則堂下之笙亦不得過四人四人而三笙一和則堂下無歌又可知且琴瑟笙管果竝奏也又何以別於合樂乎凡樂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莫如磬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珉亦玉之亞也天子堂上有鳴球升歌用之至合樂則用堂下之

附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律
搏拊琴瑟以詠
虞賓在位[illegible][illegible]
縣也而以合堂
上之樂此合樂
用磬不用[illegible]管籥
之詩成謂天下
玉磬有象上述
也
釋禮氏凡祭祀
則獻而歌之節
云以管籥爲之節
磬凡無曲則用
籥三兩亦[illegible]曲
歎甫田之琴瑟
擊鼓蓋必[illegible]石

磬所謂擊石拊石是也笙管激氣成聲聲隨氣止無遺韻本非可依永者合樂雖兼用匏竹遠在堂下故人聲不爲所亂耳籥章歛幽亦合樂之類不言歌而言歛者據燕禮云遂歌鄉樂籥章所掌主於籥也然仍有琴瑟焉甫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此卽祈年以樂田畯者也或問堂下之樂有辭乎曰是不可攷然竊以無辭爲是何則辭非人聲不宣堂下無人聲從其有辭

堂上堂下之樂然後及舞凡樂皆然未有不歌不容而遽舞者

以笙管之聲播之聽者豈能辨乎有辭而不能辨不如無辭鄭司農注樂師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樂名與逸詩何以異曰無辭曰樂名有辭曰逸詩引或說於下者備一解耳然則九夏無辭先鄭已有此說非宋儒肊論杜預亦云肆夏樂曲名從先鄭義也古有無辭之曲磬師奏縵樂鄭云雜聲之和樂者按縵樂雖雜聲亦有音節（唯有音節故可奏也先奏縵樂乃奏正樂）但簡短耳然

亦不得有辭有辭卽正歌矣騶虞令非不簡短謂之雜聲不可也觀於緩樂而笙管金奏之無辭又何疑焉或以宋公賦新宮證其有辭曰是奚足哉樂白華豈卽周人刺幽后詩邪爾雅徒鼓瑟謂之步徒鼓磬謂之蹇言不依永不合樂也郭云獨作之諸侯之士懸一磬而已何往不獨作乎點之鼓瑟步也子擊磬於衞蹇也鍾儀鼓琴亦不歌爾雅徒歌惟沈彩解不誤漢有

但歌四曲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但即徒也

歌詩說 舊稿

歌詩之法或一字而協一聲或一字而協數聲二者皆有所未安古人之詩不拘聲病而未嘗無韻竊意必永言然必至用韻之字乃始引長其聲其句中之字則皆平讀但微有高下曲折而已假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上六字俱不必永唯鳩洲二字宜曼聲以引之夫言以足志所貴乎永言者以其可以明志也其辭未畢則其

志未盡而何永之有故後世以一字為一言古
人則以一句為一言明必成句而後可謂之言
也商以前詩一句二韻則一句一永周詩兩句
一韻則兩句一永陸德明曰古人韻緩韻緩者
歌詩之法也四聲莫緩於平聲歌詩者雖遇仄
韻緩讀之亦若平聲然顧亭林曰天不可讀爲
去而地可讀爲平東不可讀爲入而北可讀爲
平此韻緩之確詁永言之秘旨顧氏能舉其例

而不能言其故誠知歌詩之法遇韻而永則地北爲平之故可得而知矣凡歌詩必有襯字襯字所以永言者也顧氏曰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又有二字不入韻者著之乎而是也（說本詩疏而稍詳）郭茂倩曰相和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蓋周詩之用語助猶漢詩之有

聲皆所謂襯字也但詩之語助聊以足句故祗用一兩字歌者遇語助字必疊吟以成永若無語助則別加襯字夫助語必綴於韻後則永言豈一字而數聲哉明乎永言之義即知依永之法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於八音典同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齊五聲十二律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經曰聲依永永者人聲聲也依永者以器聲依人聲也聲

之所依者韻後之永若句中之字無事於永即不必以器聲依之皋陶謨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聲依永之謂也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清廟之詩無韻無韻則不永然而歌法有詠有歎詠者襯字也歎者疊句也清廟雖不永而未嘗不歎壹唱三歎此天子登歌之通例非止施之清廟知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注云二人鼓瑟則二人歌

大射工六人四瑟諸侯禮也以次差之則天子
工八人四人鼓瑟四人歌也歌者四人故壹唱
三歎鄭氏云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此言淸廟之詩歎而不永也不永明非極音三
歎故有遺音孔疏云三歎言歎者少蓋誤會注
意耳唯堂下之樂則無詠歎何則詠歎者人聲
也堂下無人聲何詠歎之有夫奏樂旣不永言
則歛笙亦不依永直一字一聲而已矣鄉飲酒

金奏夏以無歌爲異

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是則堂下樂曲與堂上詩歌體製不同音調亦異趙彥肅風雅詩譜若用之堂下未必不合於古也又古者飲射皆合樂周南召南謂堂上用瑟則堂下以磬合之若笙管不可依堂上之歌猶琴瑟不可奏堂下之曲也雖鍾鼓用之金奏不以合歌左氏傳晉侯賜魏絳歌鍾二肆鍾而曰歌此淫樂也不可爲訓金奏九夏仍無人聲與笙管同例

凡樂有音必有節傳曰言出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節奏合而成文漢之歌曲前有豔後有趨琵家亦有汎聲至於句投節拍莫不有法焉所謂曲如折止如槀木不得此法何以成文大戴投壺雅曲二十六篇其八篇廢不可歌漢魏之間存者四詩而已蓋聲調者衆詩所同而節奏則每詩各異雖識曲如杜夔不能據所傳之曲推類以盡其餘況今併四詩亡之此古調所

以絕轡也

書歌詩說後

或曰何以知五聲六律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曰人聲之抑揚唱歎乃自然之節奏若以聲律檢束之則失自然之致矣歌永言愚夫愚婦所能聲依永則非瞽矇不辨史記律書有辨五聲數法聲者無形之物何數之可紀乎寓聲於器而數度昭焉或曰何以知堂下無人聲曰儀禮不言笙數鄭氏曰三笙一和凡四人別無歌者

故知堂下無人聲然則歌者必在上乎曰亦有在下者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以鄉射考之其位在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一者重節重節也者調其聲之疏數而已不以詠歎爲重也節之以鼓射節予別有說不用琴瑟此歌之變例也惟舞亦然舞必有曲武勺是也舞在堂下不登歌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重節也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以

鼓節歌也或曰三百篇皆堂上弦歌之詩乎曰然曰籥章掌土鼓豳籥豳謂七月七月亦三百之一未知堂上有籥否曰此合樂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卽祈年於田祖也琴瑟堂上之樂籥鼓堂下之樂孔氏詩疏云此不言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歌永言說歌之所永者言也非字字而永之也聲之所依者永也非字字而依之也

歌永言何謂也曰凡詩必有韻歌詩者每至用韻之字必引長其身所謂永言也古者以一句爲一言夏商以前之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以後始有兩句一韻者則兩句一永蓋詩以言志句以足言句不成則言不足言不足則志無由見歌也者歌其志也志形於言言成於句

句截於韻夫歌之永在韻則聲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韻者後聲與前聲相叶也聲之別有四平聲最長入聲最短後世歌曲以入聲散入平上去三聲古人歌詩以上去入三聲總歸平聲然而每字又有發聲收聲當其發也有平有仄及其收也雖仄亦平古人辨聲非不嚴而用韻甚寬以字有發聲收聲之不同故也歌者於韻字之發聲隨其平仄而抗墜中節復引長其聲以

古人聲詩聲在詞外後人唱曲聲在詞中聲在詞外者一句一詞也聲在詞中一字數聲也

收之則後聲與前聲自然諧叶而歌之道得矣其語助之在韻下者若之哉矣也兮只而思之類乃作詩者自永其言歌詩者遇此亦當融入永中不使贅出庶不與韻字相礙至若句中之字固亦有曲折逗留不得直遂如讀書然然所謂永者不在是也是故歌聲之得力全在用韻之字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一字一聲是歌而不永也近代南北曲一字數聲是聲依字也若

升歌清廟獨無韻故有遺音與是則詩不必有韻而凡無韻之文皆可歌矣豈永言之旨哉大司樂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如小兒倍書聲無回曲誦如舉子讀文有抑揚頓挫之致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蓋誦者弦之漸也誦得其節則可以弦矣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卿大夫賦詩俱有聲節非稱引詩詞之比衛獻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孫林父師

曹遂誦之蓋諷則顯違君命歌則恐林父不解惟誦介二者之間君不我罪乃得遂其報復之志曁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弦詩三百然則誦者歌之漸也欲知歌宜先知誦誦得其法其於歌也思過半矣

聲依永說

聲依永何謂也曰聲五聲也然而非泛言五聲也乃五聲之播於鳴球琴瑟者也聲不離器而堂下樂器又不可以依永故知爲鳴球琴瑟之聲予既論之茲不具詳惟聲之依永當有其法今雖不傳可得略說夫歌者人聲也人聲之高下短長初無定準必以五聲檢攝之然後應節合度而可以入樂然聲之所依又必在句末用

韻之處句已絕而聲未絕餘音嫋嫋乃以球瑟之聲依之是聲之所依者永也若句中之字則不可以聲依之何則古人作詩不與歌者相謀章句無定聲病不拘非若宋詞元曲先安排腔調而後塡詞然古人之詩未有不可入樂者則以字中無聲聲中無字兩不相妨故也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歌之此唯聲自爲聲詞自爲詞故不襲其詞而可用其聲漢樂

府尚有此意如飲馬長城窟行本歌飲馬長城窟詩後改用青青河畔草夫此二詩者字之平仄句之長短篇幅之廣狹無一相同而樂府以之相代可見聲之所依在永而不在詞自倚聲之說起而古法湮矣猗猶依也朱子所謂永依聲也自漢人爲五言詩句之長短始有限制唐人爲律詩字之平仄始有準繩厥後有長短句則又以參差中見限制於拘戾中見準繩觀詩體之不同知歌法之屢變叔孫通制登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蓋不特管聲不

與人聲相亂即弦音亦不與詩詞相亂此古法之善也後世之樂旣不辨堂上堂下歌聲一發絲竹竝興肉音含糊喧𨻶竟曲又安見人聲之獨貴乎今吳下有彈詞者其聲雖俗然頗得依永之遺意凡七言近體皆可歌器用弦鼗所謂弦歌也但七言句長而韻短弦鼗間促而聲高調之不雅實由於此古詩所以必四字爲句而琴瑟之器特大厥有旨哉或曰彈詞者先彈成

一調則萬曲可歌如古詩亦然則一詩可該三百何以雅歌二十六篇廢不可歌者八而杜夔祇傳四曲不傳其餘曰有聲有節永者其聲也聲之曲折則有節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皆所以記其節奏耳歌射節者騶虞九節貍首七節每詩之節各有不同又如疊字散聲亦非一例詩之廢不可歌殆以此等之失傳也夫古法既不傳且

理會依永之義參以師乙七法猶可得其彷彿

沈約宋書曰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作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詞之類是也按唐以前歌詩不越此二法前一法即虞廷依永之遺但在者弦而不管漢則絲竹更相和耳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王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是全篇皆言歌也下云其爲陽阿薤露其爲陽春

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二法不同然其聲詞不相妨則同也故唐以前無不歌之詩至唐中葉始有塡詞之法沈括曰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聲詞雜書當在句末後代樂府雜句中久之遂訛舛不可讀一如公莫舞歌之屬是也此蓋用後一法者於依永之旨稍乖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子亦言古樂府句中多有泛聲

乃下在原稿本

今人恐失此泛聲逐一添字以實之朱子說
與存中合泛聲即和聲纏聲也自填詞之法
興古法遂不可考亦音家變更之大者非但
管弦雜曲盡改古調即琴曲亦然東坡醉翁
操敘云沈遵醉翁操有聲無詞翁雖爲作歌
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
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
所繩約非天成也東坡此敘與休文之說相

應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則不能因金石弦管造歌以被之矣倚調製曲而琴聲爲詞所繩約則不能以徒歌之詩被之弦管矣此雖不用和聲故多窒礙若如古法則自無二者之弊然東坡所作乃倚曲製詞未知與琴聲果合否夫琴本依永之器倚詞非也倚聲尤非也倚曲製詞卽填詞之法故稼軒擬之竟作詞調而南音變爲西音矣見南音西音俗樂論

射節說

古之射禮必以樂樂於賓樂有二曰歌曰鼓歌者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鼓者魯鼓薛鼓是也鄉射禮不鼓不釋敖氏曰每歌之終乃奏鼓若然則歌自歌鼓自鼓若兩事然夫歌所以節射也以歌節之矣復何鼓爲射者循聲而發循歌聲耶循鼓聲耶射人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九節七節五節以歌言不以鼓

言且歌者堂上之樂鼓者堂下之樂堂上曰歌堂下曰奏鄉射言奏騶虞而記言歌騶虞明堂上與堂下合也太師大射帥鼓而歌射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見鍾必與鼓竝奏堂上太師歌詩堂下鍾師擊鍾鼓以應之其所謂鼓即不鼓不釋之鼓矣蓋歌者所以節射也鼓者所以節歌也非兩事也投壺篇末之圖鄉先生胡竹軒以爲即

貍首之鼓節不其然與

射節說

凡歌必在堂上惟歌射節則在堂下堂下亦有歌乎曰非弦歌也歌而不弦則異乎在上者矣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云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故可謂之歌亦可謂之奏其歌與堂上之歌不同堂上之歌用琴瑟射節則用鼓而已然則堂下在何處曰鄉射禮云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此其位也

射者循聲而發循歌聲非循鼓聲也歌者所以節射而鼓者所以節歌用琴瑟則主於依永用鼓則所重在節無事於依永也然則投壺將奏貍首必命弦者何也曰歌固弦者之事也時雖不弦既詔之使歌故舉其本職耳

節者行乎音之間者也故曰間若一以一終爲一節者乃大節也而一歌之終聲聲相續又莫不有節焉所謂間若一者謂此也若謂第一終

與第二終疏數必均則寬廓而無準矣故知敖說爲謬

鍾師所擊者特鍾也亦兼擊鼓攷鍾師本職奏九夏之外凡三事曰奏燕樂曰奏射節曰鼙鼓縵樂此三事者皆擊鼓而已無鍾也燕樂與射節所擊者蓋皆鼙鼓也若九夏則擊晉鼓故鎛師掌之

賓之初筵疏云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

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夫擊鼓作歌皆與射者爲節明歌鼓同時並作非有先後也

康成云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按古有舉事之鼓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周禮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

士康成之所云者豈謂是耶其鼓節即用是日
樂中之鼓節如將興舞即用節舞之鼓將習射
即用射節之鼓故可以聞而知之康成之注與
竹軒之說固互相備也或曰舉事猶言行禮也
如興舞習射之類有鼓以為之節使按節以赴
不致茫然失指故曰聞其節則知其事知者謂
得於手而應於心也
大射儀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

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以下五此注最分明射時無他樂惟奏貍首則鼓爲貍首之節矣節歌本宜奏拊因在堂下故以鼓代拊耳